

FANERSAI DE PENQUAN

凡尔赛的喷泉

法国 卢岚

5.6

凡尔赛的喷泉

FANERSAI DE PENQUAN

法国 卢岚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6·北京

凡尔赛的喷泉

法国 卢岚 著

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 \times 960 \frac{1}{32} \cdot 5 \frac{3}{8} \cdot 96,000$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社目: 156增-254 书号: 10309·154 定价: 1.20元

序

有一个美国人来到法国，看见法国人那种缓慢的生活节奏，那种眷恋过去的渺渺忧愁，觉得难以理解，更难以接受，于是一去不复回。又有一个外国人，一踏上法国土地，便为她的艺术情韵倾倒。他特别醉心于那些标志法国过去的繁荣，以及悠闲生活的古堡，尽管当时他是个穷光蛋，却异想天开，决心要买下一座。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如愿以偿。这两个人对法国的着眼点显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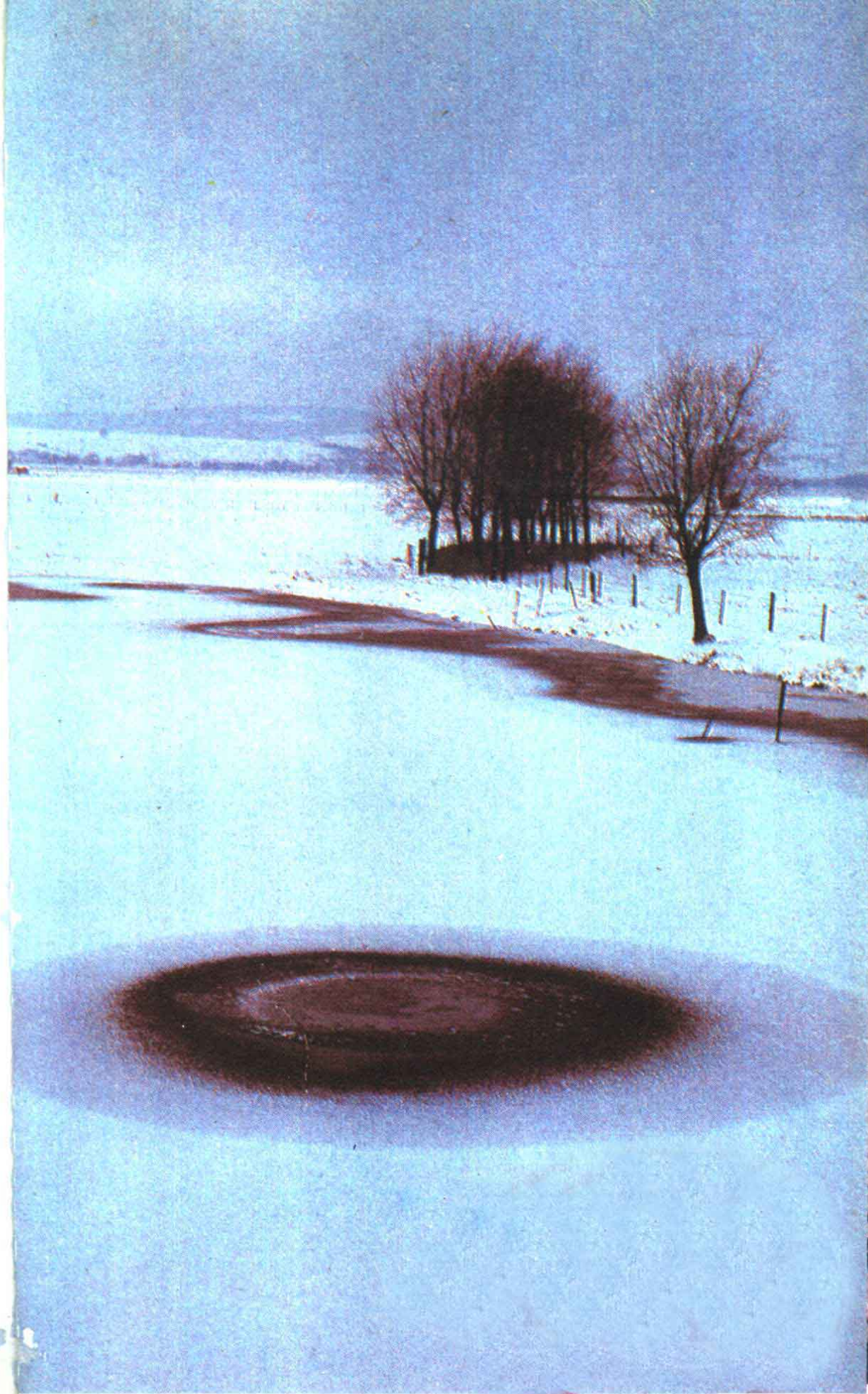
生活是丰富，复杂，而又多面的，每个人只能以自己的价值观念来面对现实。对于一个写文章的人，往往以自己的思想和艺术倾向，在浩瀚的生活中提取一点素材。这两者之间，原是一回事。

我写这本集子，着眼点偏于自然风景和名胜古迹，赶潮头，讨时价的文章，所占的篇幅并不多。初到法国时，我曾为她的古雅风流，为她的富丽堂皇而醉心，觉得这片地方，无论自然美或人工美，都大有可描述之处。给亲友写信，有意无意间会向他们叙述一点异国风光。好些年后，并不因为熟悉了环境，而变得“入芝兰

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内心依然有一股力量驱使着，觉得有必要把感受诉诸他人。我恍然觉得，如果能够用文字捕捉一点这片美丽地方特有的美，或者为它增添一点美，也许是我应做的一件事。从这点出发，我进行了试尝，拿起笔，象游客写游记，到一处地方写一处地方，一篇一篇写下来，两三年间在杂志上先后发表过。游客是走马看花，而我则在这环境当中生活，情况会了解多一些，观察也细致一点，字里行间，也必然掺上个人的哀乐。

散文是一种美丽的文体，我想，如果用一种美丽的文体来描写美丽的对象，也许更合乎美的创造规律，写起来会事半功倍。在写作过程中，我在文字上多加留意，尽量在笔尖上蘸点油彩，力求把花都的景色涂抹得象样一点。我希望，即使未能使读者获得美的享受，还能使他们得到一点巴黎的印象，或从中嗅到小小草木的气息，使自己变得心平气和。如果我这些文字，当真能够起到这种作用，于愿已足。

卢岚 1985·6·16



雪旋



露天画市



故梦故乡行



历史的陶醉

576720

目 录

罗浮掠影	(1)
乡村一夜	(8)
凡尔赛的喷泉	(17)
历史的陶醉	(25)
零雁	(30)
《故梦》故乡行	(36)
脚步	(44)
圣母院钟声	(48)
邻院	(52)
雪旋	(56)
美	(61)
一个求职者的自白	(67)
罗芝游乐会内外——Fete des Loges	(74)
咖啡座上	(82)
绣花之路	(87)
艾菲尔塔下	(93)
打着雨伞的假期	(98)
露天画市	(106)
埃默农维尔园与卢梭	(112)

访雨果故居	(118)
桥	(124)
葡萄美酒	(130)
严寒以后	(139)
远乡	(144)
塞纳河畔的旧书摊	(150)
“预言”与现实	(156)
穿的艺术	(161)

罗浮掠影

一个晴朗的下午，我随着凌空越海而来的各地游客，走到罗浮宫前面。尽管这些年来参观过不少欧洲的王宫古堡，依然为它外表的磅礴气势所震慑。那石像浮雕，梁擎柱立，拱门回廊，无一不是艺术杰作。如果一座小小的雕像，一幅盈尺的绘图，也曾使你称颂不绝，对着这样一座艺术总汇的巨型古殿，也不知道应该说怎样一些赞美的话。然而，王宫外墙的华丽只是一种前奏，一个引子，这个引子将把你引入一个八百年来，由无数伟大艺术家的心灵和血泪编织而成的梦幻一般的世界。

象所有游客一样，我是慕里面艺术品的名而来，然而当我跨进大门，便觉得这巍峨古殿本身就是一件气象峥嵘，出类拔萃的艺术品。于是王宫本身的建筑艺术和里面所收藏的举世闻名的作品，几乎等量齐观地平分了我的参观时间。

随着一股细细的人流，从一个室走到另一个室，从一条长廊走到另一条长廊，每处地方均琳琅满目，目不暇给。时或飞楣走檐，浮雕

壁龛，时或拱门玉柱，雕扉镂门，一切均无所不用其极。“夏凉阁”墙上一片漆金的浮雕中，镶嵌着一座座半身的大理石像，一片金光华灿中透出一股温和光洁。皇帝寝宫屋顶上漆成古铜色的浮雕，是五位当时最有名的雕塑家的杰作，手工的精细巧妙，图案的复杂，无以伦比。“女身石柱室”所有的石像、柱梁、拱顶、图案，全部用原色大理石嵌成，一派白玉为堂的气象，与那些镶金绣银，华美光灿的厅堂相比，别有一番光洁清新气氛。更使人印象难忘的还有“阿波罗阁”，里面珍藏着无数皇家珍宝及一颗世界第二大的一百三十六又八分七克拉的大钻石。数千尺面积的房子，墙壁、门窗、拱顶，没有一处地方不是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看守人还向我们解释说，拱形屋顶上一幅幅的图画都是整幅织成的壁毯。三五成群在壁毯之间飞翔着，围绕在上楣四周的，或飞翔，或坐卧的白色塑像都是大理石雕成。这些各种姿态的石像中，体积大多比人体还大。如何在穹顶固定已使人费解，再说屋顶呈弓形，石像要贴附在不同的弯度上，必须以不同的弯度相就，但眼下出现的整一群质地硬绷绷的东西，看上去是这样柔韧多姿，在头顶上袅袅萦绕，栩栩飞翔，自然流畅得没有一丝人工痕迹，这一切又岂是神工鬼斧所能做到，“巧夺天工”几个字又怎样能够形容得尽？

然而，这样一座辉煌的宫殿，住在里面的，不象欧洲许多国家一样是皇族。法国人不喜欢皇，早已把他们杀的杀，赶的赶，却从别处地方弄来了曾经埋在地下千把年的断头折臂的冰冷石像，从古墓中搬来石槨铜棺，从艺术家、收藏家手里弄来了绘画，叫它们入主罗浮，给它们大吹大擂，使它们价值连城，好让它们来掩盖罗浮宫本身的光辉，直叫人相信法国人在这点上做了傻事呢！

请看那位断头折臂的胜利之神吧，闻说公元前一百九十年左右，当希腊的罗地岛(Rhode)在战争中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后，立下了这个神像作为胜利的记载，就象法国人建造凯旋门纪念拿破仑的胜利一样。后来，当那一连串的胜利也逐渐成为历史陈迹的时候，神像也开始走向没落，终于被泥封土掩，截断了手臂，又失去了头颅。到十九世纪中叶才重新被挖掘出来，让高卢人的后裔把它搬了回来。而这象征胜利的神像，也似乎连同古希腊的繁荣兴旺一起带到法国，当它故国的光辉象童话般烟消云散的时候，它被供在一个正在上升的国度的主宫里，展翅飞翔。它迎着博物馆左翼进口，高高蟠踞在三叠数十级楼梯之上；独占了数个穹顶，数道天窗下面的宽广位置，当游客弓身拾级而上的时候，就象在向它顶礼膜拜。神像离开了故国，却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万民瞻仰。作为

一件艺术品，是否应该无所遗憾？

切过胜利之神脚下的三叠楼梯转向左边进口，就是那条长达百多米的德鲁长廊（Galerie Daru），长廊上有着重重叠叠的拱门，黑暗的尽头处，有一尊洁白的石像。在漫漫长廊黝暗的黄色灯光里，它那一点白，就象黑暗中一盏明灯，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目标，使你不自觉地向它走去。到越过最后一道拱门，石像便赫然入目，它就是那位著名的古希腊美人，断臂的维纳斯。它独立在一个大堂的中央，里面没有灯火，自然光线从左边玻璃门透进，直投在它那柔和光洁的身躯上。石像后面还有一个室，室内既没有灯光，更没有窗户，黑黝黝的，让室内陈列的雕像去摸黑，为的是给维纳斯一个衬托环境，使它在墨暗中脱颖而出。维纳斯是否也同样无所怨恨？

除了那些雕塑，罗浮宫的藏画也是世界有名的。在它所收藏的三千多幅画中，按照一般评价，凡·爱克（Van Eyck）的《奥丹圣母》，达·芬奇（Vinci）的《蒙娜丽莎》，华托（Watteau）的《傻瓜》，戈雅（Goya）的《索拉娜侯爵夫人》，保罗（Paolo）的《加纳的婚礼》，弗美尔（Vermeer）的《花边女工》……等为最出色的作品。但我这个门外汉，在琳琅满目中所得到的印象是：约翰·吉鲁特（Jean Clouther）的《弗朗沙一世》，在衣服的质感上表现特别出类拔萃；蒂松

(Trison)的《阿达拉》和《瞌睡》两幅对光线的运用具有震人心弦的效果;安格尔(Ingres)的裸女看起来比真实的肉体更具肉感;而大卫(David)的《拿破仑加冕》,接近六十平方米的画面,主要历史人物有五十三个,连次要人物大概一百人上下,所有人物均有历史根据,而整幅图找不到一丝笔触的痕迹,使人叹为观止。

但无论博物馆本身或观众,对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都有一点特别偏爱。这幅画面积很小,却被禁闭在一个偌大的玻璃罩里,前面设有铁栏杆,里面还有防盗器,干湿度计,有专人在前面看守。画的照明采用从天窗投下的可能稍为经过聚集的自然光线。玻璃罩前,长年累月人头涌涌,要钻到靠近一点的地方也不容易,这是任何一幅名画所不能相比的。这位世界美人,不但被认为是女性美的象征,而且被认为是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多少人为她的神韵,特别是她那撮神秘的微笑而倾倒。闻说达·芬奇本人也视该画为珍宝,无论到何处,均随身携带。后来他到法国,把它卖给了弗朗沙一世。它曾经一度被一位在罗浮宫工作的意大利人盗取,几经周折才找回。现在它是罗浮宫的至宝,也是一位地位十分特殊的主人。虽然达·芬奇还有另外四幅画在同一室中陈列,其中《岩间圣母》、《圣母子和圣安娜》均与《蒙娜丽莎》有着同样的风格和笔触,人物的长相与

《蒙娜丽莎》也相似，甚至还要俏俊，但《蒙娜丽莎》在罗浮的“后座”看来是永远不可代替的。

整整一个下午，脚步不停，不知不觉走了三四个钟点，只是到了快要离开博物馆时，才感到一种不可抵抗的疲倦，而且有点神昏目眩了。几个小时参观的印象把脑袋塞得满满的：公元前三千多年的古埃及巨型石柱，公元前一千三百年的狮身人面，古埃及的神庙、断墙、墓门、木乃伊、太阳神庙的巨型柱趺、罗马帝国的铜像、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的塑雕，还有罗浮本身的艺术……

尽管这座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也象大英博物馆一样，艺术品的籍贯十分混乱，若仔细查根问底，许多物品的来源显然并不那么光彩。但罗浮本身的富丽堂皇在我心中占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以致对那些断头折臂、破破烂烂的东西入主罗浮，隐约感到一种鹊巢鸠占的不平。

我随着最后一批游客走出罗浮宫，已是博物馆关门的时刻。门外晚间的清凉空气迎面袭来，一下子象被拥进一座冰凉大理石像的怀抱，顿觉清醒明目，身心都好象松弛了一点。也不知为什么，我在卡鲁塞广场良久低回，迟迟不肯离去。看着这座游客尽散，工作人员也逐渐离开的中世纪嵯峨古殿，现在是这样空廓而寂寥。看着博物馆前面的路灯和装在圆柱后面的照灯，把尘封土熏的墙壁和拱门镀上一层金灿

灿的光华，渐渐，那些神庙，狮身人面，王宫本身的华丽，均在那片光华中慢慢隐去。在那乱纷纷的印象中，胜利之神又站在我的面前，现在我好象比刚才更为清楚地看见它站在高处迎风展翅，衣袂泱泱，仿佛要从地面腾空而起，迎着穹顶上射下的光华飞向天外。我又想起她那千丝万缕的衣纹，在和风里贴附在身上，衣纹间隐约透出柔若惊鸿的肉体。迎面吹来的风，使衣纹飘向两侧，腹肌在薄薄的衣衫里隐约可见……

我又似乎看到了维纳斯，这位出浴女神，她的下体裹着一块质地厚实，半拖到地上的毡子，上身全裸，那张超凡脱俗的脸孔优雅地转向左侧，仿佛有一种无形力量把她的下颌轻轻托起。她端庄俊秀，傲不可攀。腹部生气浑然地透出一种女性肌肤的细致和柔美，浑身散发着不可抗拒的美的魅力。那时已黑夜初临，暗蓝的天空又罩上了一层淡墨色。渐渐，那两具冰冷的石像又变得模糊，终于在天幕间飘然隐去。当我最后登上汽车回家的时候，只剩下蒙娜丽莎那一撮神秘而叫人永远猜不透的微笑一路伴随着我。